



# 过年

## 找乐子

忙了一年,也该歇歇了。窝在沙发上看看电视,嗑嗑瓜子,聊聊八卦新闻和家长里短,或者干脆到乡下去过年,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清新气息,像孩子一样在田野里奔跑、呼喊,甚至打滚,就让我们撒撒野,淘淘气,乐乐呵呵地过年吧!

### “2011,春节那些令人感动的瞬间”征稿

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动,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难忘,总有一些细节让我们泪流,特别是在普天同庆的大年长假里,那些欢聚在一起的亲友相会,那些天各一方的骨肉别离,那些旅游路上的奇风异俗,已在你的心中留下一波又一波的涟漪。记录下来吧,让我们一起分享,一起回味……

投稿邮箱:qlqw1008@163.com



在2010年最后一张日历凋落之际,一个手势在网络上迅速走红。一群网友别出心裁地为拜年设计了以兔命名的兔手势——双手交叉,拇指上翘。凭借简单、形象的特点,该手势在网上引发了众多模仿,许多网友纷纷把自己的兔手势照片晒出来,一时间网络热闹,精彩非凡。兔手势中寄托的幸运含义给节前的网络生活增添了欢乐气氛。很多网友觉得兔手势非常有创意,非常给力。

兔子似乎是天生让人喜欢的动物。长长的耳朵抖动着,似乎总在倾听什么、担心什么,纯

兔年春节,我要带着家人,去乡下过年。

如果在城市,一家人拥挤在城市的人流里,像那呼吸急促有些缺氧的鱼,看人的目光也是呆滞的。在城市的春节,我们消耗资源,制造垃圾,让这个城市变得负重不堪。

就说吃饭吧。在城市,吃饭其实不是简单的吃饭。宁伤身体不伤感情,这是酒桌上的劝酒令。直喝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。每次醉酒,我就如大病一场。每次醉酒,我就恍惚,友情到底是发酵了还是稀释了?

我老家除夕吃饺子有放硬币的习俗。这钱也叫“福钱”、“财兴钱”。如果谁吃到这钱谁就有福,有财,一年也会平平安安,事事如意。印象中奶奶特别注重这一习俗。

记得我5岁那年,除夕的饺子刚端上桌,我夹起一个饺子,上去就是一口。只听“嘎嘣”一声,咬到一个硬东西,竟是那枚“福钱”!我挥着手中的硬币,高兴地喊:“我吃到钱了!我吃到钱了!”可奶奶听到却一脸不高兴,骂道:吃个钱喊什么喊!你吃到顶啥用,一不能挑柴,二不能担水的!这

春节,家家都要买条鱼,寓意“年年有余(鱼)”,希望新的一年日子过得富裕有余。鱼一般是鲤鱼,有“鲤鱼跳龙门”之意。

记得小时候,煮好的鱼盛在盘中,母亲一定要在鱼身上贴张红纸条。端上桌,鱼头一定要朝向中堂。年节中,这条鱼是不允许吃的,来了客,也没有人动这条鱼,否则,就破了主人家对未来日子的希冀。一条鱼就这样端上端下,眼看快要变味了,这才在望穿双眼中,从不知咽了多少回口水的嗓子眼“游”进肚子里。

居家过日子的女人,闲来好嗑瓜子,三个五个扎堆,边嗑边唠家常,说不尽的陈年旧事,道不完的闷巷新闻。

我老婆也爱嗑瓜子,她不大串门,在家看电视时独享。老婆是嗑瓜子能手,瓜子进嘴,“咔”一声裂开,跟着“噗”一下瓜子皮出来,其唇齿灵动之迅捷,少有人能及。倘有闺蜜们造访,屋里就热闹了,三个女人一台戏,边嗑瓜子边笑闹,疯够了,走人,送客,留一地瓜子皮归老公打扫。

## I love you 兔

白娇小的外表一看就让人喜爱,红红的眼睛似乎能点亮路边的黑暗。

兔子留在每个人的童年里,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。

母亲说,她小时候养了好几只兔子。放学后,她要天天为兔子割草。每隔一段时间,把兔毛卖掉,以此挣来自己的学费。

我还记得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,小白兔拔萝卜,哎哟哎哟拔不动。最后,在很多动物的帮助下,小白兔终于把萝卜拔出来了。还有大白兔奶糖,几乎只有在过年和喝喜酒的时候才能吃到。那甜甜的味道让

## 去乡下过年

在乡间吃饭,那些五谷杂粮,那些新鲜蔬菜,让我在柴火的温暖、铁锅的滚烫里,感受传统的春节气氛。我会和乡间的长辈亲友喝老酒,在阳光下眯缝着眼睛打量故乡的山梁,在变得缓慢的时光里,静静去品那种乡情亲情发酵的酒,让乡间的纯美光阴,停留在一只瞌睡的鸡、一只摇摆的鸭身上,停留在那些草丛中鸣叫的昆虫声里。在乡间,那些古道热肠,那些嘻嘻哈哈,那些眉开眼笑,那些天伦之乐,那些泥土一样朴实,小草一样谦卑的人们,会让我蓄积一年的能量

人永远忘不了。在天涯论坛上,看到网友晒周立波的喜糖,其中就有两粒大白兔奶糖。由此看来,大白兔奶糖曾经是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。

母亲教给她的孙女的第一首儿歌便是:小白兔白又白,两只耳朵竖起来。侄女一学会,遇到同龄伙伴,背这首儿歌成了必备节目。5岁的侄女还非常喜欢穿兔装。她一看到有兔子图案的衣服,就吵着要买。穿上兔装后,侄女手舞足蹈,还不停地朝大人摆pose。

就连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,也非常喜欢兔装。曾经在

与养料。等我回到城市,哪怕是遇到再大的艰难,我也会独自反刍那乡间的气息,让我咬紧牙关挺过去。

在乡间送礼,用不着那么诚惶诚恐,用不着那么如履薄冰。相互送的,就是些带着山风雨露气息的山里土特产,核桃,花生、大枣,带泥土的藕、洋芋、红薯,不施农药的蔬菜水果,或者吃虫长大的鸡。这些礼物,不需要你心惊胆战地去敲门,不暗藏交换、献媚、利用甚至杀机。这些礼物,也根本不需要华丽的包装。想一想在城里,有多少漂亮的包

## 奶奶心中的“福钱”

钱要是你爸吃到多好啊!明年咱家的日子肯定错不了!接着,又对父母说:“以后这孩子得管管,只有大人动筷子他才可以上桌吃!”父母只好点头答应。就因为除夕我吃到饺子里的“福钱”,奶奶几天脸上都不见晴,父母劝了好多天才好。

接下来那几年,还真应了奶奶的话,每年除夕饺子的“福钱”都是父亲吃到,奶奶脸上的笑容就像开了花一样。恰好那几年我家的收成也是年年丰收,奶奶经常说:“看见没,我说得没错吧!这都是你爹吃‘财兴钱’吃的!给

咱家带来的福气!”

后来,随着年龄增加,对于父亲吃到除夕饺子“福钱”的事,奶奶似乎不如以前那么热衷了。再后来,每年吃完除夕饺子奶奶就会唉声叹气一阵子。为此,我一直奇怪。那年,除夕饺子的“福钱”竟让70岁的奶奶吃到了,还差点没把奶奶仅剩的两颗牙硌掉一颗。不过,我却看到了奶奶当年见父亲吃到“福钱”时的笑容。奶奶边把硬币放在桌上边笑着说:“东头老王太太说岁数大的人除夕能吃到‘福钱’,一年就会没病没灾的,看来我还能多活几年啊!”

## 年年有鱼

穷怕了的日子,对来年有余(鱼)的希望就越重。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节,我的一位堂婶将一条鲢鱼煮好放在锅台上,一转身,便被她那几个馋急了的孩子偷吃了。大年三十,堂叔拿着棍子撵着几个孩子满村打的情景,至今记忆犹新。

有鱼(余)的年俗,几十年了也没将我熏陶,我是不讲究的。去年过年,虽买了两条鲢鱼,但清洗干净就扔进了冰箱。二姐、二姐夫回来过年,见我买的是鲢鱼,赶紧去菜市拎回一条足有三

斤多重的大鲤鱼。我问:“这么大的鱼,烧了用洗脸盆装?”二姐夫说:“这条鱼是养着的,养的时间越长,来年越有余,越旺。”二姐、二姐夫在外做生意,生意人很讲究吉利。

鱼用一只硕大的盆养着,一有鞭炮轰响,就在水中蹦跳,搅出一地水。用手碰它一下,也立即起劲地摆动。二姐、二姐夫就笑:好鱼,有劲!

给鱼换水成了儿子的事,等到年初七,二姐、二姐夫回去了,这条一直没有进食的鱼依然活

## 瓜子情味长

我天生不会嗑瓜子,笨齿拙舌,也嫌琐碎,往往连壳带仁嚼烂在一起,不能下咽,干脆吐掉,结果嘴里什么实惠也没留下。快过年了,老婆买回一罐瓜子,里面有一个剥壳器——大约是精明的商人专为我这等人配备的——把瓜子放入,轻轻一夹,壳裂仁出,这就方便多了。但瓜子仁是吃进嘴了,瓜子壳上的滋味却一丝未曾尝到。老婆笑话我,吃瓜子不嘬摸品味,吃了算白吃。嗯?这话有些道理,世间有些事情不能省略,享受更在于过

程。老婆说,葵花香,南瓜子醇,最有嚼头的是西瓜子,西瓜子分咸、甜、五香、奶油、话梅等,味道各领风骚,不唇齿留香咬,怎得其中奥妙?

瓜子的风格是平实的,身份也不高,天南海北哪儿都有,它的香气和味道也很平常,嗑瓜子实在是平民化的情调。

其实嗑瓜子并非源自市井百姓,这一习俗,据说最早出自宫廷。明《酌中志》说是朱元璋的首创。他平时“喜爱用鲜西瓜子加盐焙干而食”,一到年下,御膳

电视上看到,一个耍宝的年轻丈夫,穿上老婆兔宝宝一样的衣服,一边用手摇兔子的长耳朵,一边说:“你不觉得我很可爱吗?你不觉得我帅气中带点可爱,可爱中带点凶狠,凶狠中带点小坏坏?”

日本人认为,兔子是幸福平安的象征。很多日本人定做了兔子形状的蛋糕,希望2011年甜甜蜜蜜。

看来,兔子的人缘很好。就像中国神话中奔月的嫦娥和玉兔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。

I love you 兔,原来我们都喜欢兔子。

装,像烟花爆竹一样丢弃在垃圾池里,成为环卫工人们的负荷。

我可以一个人到山冈上去走一走,还可以认养几棵树,这些挺拔在山梁的树,没有城市小区里那些苗木的娇气。如果我想念这些乡间的树了,我就会回来,在它身上靠一靠,给它们适当培土、浇点水。而每次这样的看望之后,我就会变得像树一样充满韧性与坚强。

乡间的春节真是好啊,让我溯流而上,仿佛找到了最初的那些春节。兔年春节,你也和我一样,去乡下度过吧。

□厉勇

□李晓

□侯会东

说也奇怪,接着的几年里,我家每年除夕饺子的“福钱”都是奶奶吃到。去年,回家过年,我和妈妈一起包饺子。看到妈妈包饺子时,竟在那个有硬币的饺子上做了记号。我问妈妈原因,妈妈笑着说:“还不是想让你奶奶能吃到‘福钱’,让她高兴高兴!”原来,奶奶能吃到“福钱”竟是妈妈暗中做的手脚。妈妈接着说:“以前你爸能吃到‘福钱’,也是这样做的。这事你爸也清楚,其实吃到‘福钱’能如何如何好,那是迷信,但只要能达到你奶奶的心愿,让老人高兴,这就是咱家最大的福!”

□方华

蹦乱跳。晚上,儿子蹲在盆旁,竟然有点伤感地说:“这条鱼瘦了。”又抬头问我:“你什么时候杀它?”“随便吧。”正在网上变成一条鱼的我,心不在焉。良久,又听到儿子说:“爸,我们把它放了吧。”我吃惊地看儿子,看来,几日相伴,快成大小伙子的儿子竟对这条鱼动了侧隐之心。

这是一份比年年有余更加美好的情感,我决定不去破坏它,于是对儿子承诺:“你好好地养着,等一个晴好的日子,我们到湖边去放了它。”

□苗连贵

房更大量焙制,供宫人食用,此后才传到民间。清《帝京岁时记胜》记载乾隆年间北京街头卖瓜子的盛况:“除夕之晚,卖瓜子与爆竹之声,相为上下,良可听也。”那份热闹,有些地方至今仍然可见。

我们这里,过年街坊邻里相互拜年,进了人家门,饭可以不吃,酒可以不喝,瓜子是一定要抓一把的,而且要嗑完再走,否则说你近人情。于是家家户户瓜子壳一地,踩上去一片“毕毕剥剥”的脆响,不也是年味?